

红烧羊肉 来矣

文/子奴

天一冷,食欲大增,又到了吃肉啖脍之时。红烧羊肉像老朋友似的又要被唤出来。

杭州湖墅南路的一家上过电视的面馆,照例打出“桐乡红烧羊肉”的牌子,老板娘更是殷勤推销羊肉。在面馆吃过面的人都知道,这家面馆最好吃的是拌面的油渣,二是炒在面里的猪肝。羊肉属时令食物,匆匆来又匆匆去的,我也就没有点过。

倘你吃过了油渣,总想着要点猪肝吃,能让人口口相传,必是有奇特之处的。但是你尝过了猪肝的鲜美,却必定会想到要来一碗羊肉面。我看那一碗碗盛好的已经冷却的羊肉,多半是羊骨头显山露水起来,肉的块头不见大,大蒜叶子也没那么绿,竟然少了欲望。心里不免想着,何时要去临平吃一顿红烧羊肉。

十几年前到过临平,就在南大街的一家饭馆里吃过红烧羊肉。后来自己也煮过。买了甘蔗、白萝卜和羊肉自己在家煮,吃得还是没那么过瘾。

真正让我体会了红烧羊肉纯正滋味的,怕是位于亭趾镇的那家饭店。深红的大块羊肉,晶莹剔透色泽光亮,十来块挤在一只陶钵里,鲜绿大蒜叶子点缀,传统的红配绿,更兼有农家菜的亲切味道在其间。夹一块,咬下去,糯软甜香,也并不肥腻。吃过这样的红烧羊肉后,每次回故乡,都会想着要带上十几盒。

于是,每次回老家时,不管时间多赶,我都会多花上半小时穿街走巷,去买红烧羊肉。坐在车里的时候,想着身边盒子里装着这样的美味:几块红红的羊肉凝结在一起,几丝绿色的蒜叶点缀,放在一个陶钵里,仿佛刚刚从乡村农家的大灶锅里煮好了盛盘,还带着纯朴的农家人的热情与盛情,竟一身轻松,自在起来。

在我的食物记忆中,羊肉一直是冷菜,一大块在水里煮熟后晾凉,用刀切片,码成像梯田一样的堆。用筷子夹起一块,透着光或是在灯光下看,那羊皮晶莹剔透,那羊肉脉理清晰,蘸上酱油,真是美味到无可言语。大冬天这冷盘羊肉,老少兼宜,可作下酒的食物,可给小孩解馋,可当解腻的调剂品,这一餐没吃完,下一餐继续码放整齐,加上几片又是一盘待客的鲜物。而渐渐地,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我突然义无反顾地默认自己为红烧羊肉的辩护人。

与懂美食的人闲话后才知,这羊肉也是有讲究的。临平红烧羊肉用的羊是湖羊,而且余杭还是全国湖羊主产区,原来,美食也是美得底气足的。而我小时候常吃的冷盘羊肉,食材是山羊。食材的不同,让食物各有千秋,这一红一白,仿佛人在异乡与故乡之间的随时转换,不可不敬畏。

红烧羊肉来矣!秋意浓,风渐凉,冬亦不远,想念这温暖的一句吆喝,更希冀的是那大快朵颐的时刻。

接受生活的不如意

文/黄秋萍

日前,与一久未谋面的朋友小聚。只见昔日容光焕发的朋友神色疲惫,细聊之下才知道,原来是家中已年届九十、恩爱了一辈子的老父母这段时间成了一对“老冤家”,两天一小吵,三天一大闹,甚至于拳脚相加。要命的是,两位老人家不仅仅在家里吵,还吵到了外面,搞得邻居不堪忍受,“逃”走了。想让他们分开住,到女儿家各住一个,或请个阿姨照顾生活起居,再不行,找一个高端养老会所给他们去养老,但老父母却死活不肯,非得住在一个屋檐下,天天吵天天闹,搞得朋友身心俱疲。

听了朋友的诉说,除了同情,竟无言以对,因为这就是生活的本真。谁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、不如意的事呢?就如这位朋友,在常人眼里,她事业有成,夫妻恩爱,是别人眼里的人生赢家。没想到退休了,本以为卸下工作的重担,可以过舒心的日子了,没曾想却成了父母的“救火兵”,用她的原话“我真受不了了,快被折腾死了”。这种生活,让她心力交瘁,临近崩溃。

还有一位亲戚,今年暑假期间,刚上大二的儿女突然被查出得了急性白血病,犹如晴天霹雳。夫妻俩为女儿的病急心上火,过不久妈妈感觉胸痛,一查被怀疑是乳腺肿瘤。那一段时光,家里的整片天都塌了。虽有亲戚朋友的百般劝慰帮助,但我知道,于她们一家,这些宽慰和帮助只是杯水车薪,他们内心所承受的巨大痛苦和绝望,根本无法化解。

人的一生,谁不想一辈子都顺顺利利、平平安安,可是长长的一辈子,谁又能确保不会碰到不顺心、不愉快甚至于无常的事?当你不幸抽中了生活的下签,该如何面对,如何接受,这真的是考验人的意志和智慧。

两年前的今天,是我人生的至暗时刻,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,那种撕心裂肺的痛和绝望,常人是无法体会的。家人的陪伴、朋友的安慰,根本无法把我从绝望中拉出来,深陷在痛苦中一度无法自拔。

半年前,一位作家朋友送了我一本她的作品——《我转动所有的经筒》。阅读时,虽然内心非常平静,但眼泪就是止不住地流,心深深地被她的文字触动、感动。她对生死的理解和对生命意义的认识,给了我很大的启示。她让我明白,

人生本就如无常,生命中的许多疼痛,只能自己承担、消化,谁也分担不了。她的一句“如果双方都在彼此心中,即便死亡,也不是分离”,如醍醐灌顶,让我久闭的心扉慢慢地开启……

作家梁衡曾说:岁月蹉跎多舛,人生谁能无补丁。是啊,生活本身就是个不断被锤的过程,有些人一辈子活得很快乐,其实并不是他没有痛苦,而是他选择了把命运的苦涩一咽下,勇敢地接受而已。

前不久,一位朋友打电话约我与她一起去青海湖游玩,听着她在电话那头爽朗的笑声,你怎么也不会相信今年是她做心脏移植后的第十二个年头了。她是浙江省第二例心脏移植病人,浙医二院王建安曾用“奄奄一息、病人膏肓”来形容她当时的状况。手术非常成功,她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第二次生命,“我要快乐地过好生活的每一天”是她的座右铭。确实,你只要去看她的朋友圈,会发现她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,走秀、参加合唱团演出,特别是作为浙医二院移植病人的形象大使,经常活跃于全国的“移友”活动,常人根本无法把她与器官移植病人结合起来。

前两天她来看我,告诉我,三年新冠,很多“移友”都走了,她的前一例、后一例以及后面的好多例也都走了。当她在说这些的时候,面带微笑,语气平静,就像在说一件与她毫不相干的事。看得出,现在的她,很幸福、知足。

朋友对生活的通透态度感动了我。确实,人只要豁达了,不幸就被超越了。我告诉自己,往后余生,如果你要想幸福,就得接受命运留给你的缺憾,直面世事的无常;就得调整好心情,坦然面对生活的不如意;就得勘破人生百态,接受它的存在。当上帝关上你的幸福之门时,它定会为你开启一小扇窗,为你绝望、痛苦、不甘的心留下一缕希望的光芒。此时的你,唯有紧紧地捧住这束光,追光而去,窗外又将会是一方新的天地。

接受生活的不如意,允许生活留些缺损,也是一种智慧,一种境界。“水满则溢,月满则亏”,人的一生,但求生活的小满,且小得盈满,足矣!

秋日午后

文/赵思诚

家的后面是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菜园子,很小,但却是另一片天地,有着和外边不一样的天空和土地,园子生机勃勃的不似有过秋天的寂寥。

雨水像是从天上用水瓢泼洒下来,嘀嗒嘀嗒,伴着偶尔吹拂起的一缕凉风。天上却是没什么云,灰蒙蒙的,更加显得孤寂落寞。站在家的铁门外,路上行人三两个,但都是匆匆的过客,很快没了踪影。不忍再看,我就急切地走回了家,合上铁门。

三步并作两步,想要避开那种寂寥,怀着这样的心逃进了菜园子里。小小的园子“五脏俱全”,有一株桃树结着满枝头的脆生生的桃子,南瓜藤绕着葫芦藤从墙边攀缘着爬上屋顶,地里的豌豆、地瓜、芋头掺杂着生长,一小块地挤得满满当当,但很是让人舒适。

或许是墙还是桃树的遮蔽,虽然天气有些阴湿,但园子里的土壤还是干燥的。装模作样地掸了掸地上的尘土,我不觉得脏,就这样坐了下去,依靠着桃树的枝干,别有一番惬意。凄寒的秋风吹过桃树叶给园子带来了一丝清凉,这是最适合午睡的时候,我只是半眯着眼,听着脆脆淡淡的桃香,好梦,忘却那秋天的寂寥,忘却那喧嚣的尘世,不带走一片烦恼。

我仿佛记得那漫山的桃花、遍野的田,是游过的。走在土道上,两侧是一株又一株的桃树,交错盘枝,再远处是地瓜地、水稻田,绿油油的,粉红伴着绿色印在江南的水里,交错着、相融着。迷蒙蒙的,好像是看见了人,看见了高楼还有柏油路,感觉是梦,又好好像是要醒了,在欣悦下却突然颓然无语,被什么钢铁似的事物镇住了精神,想要挣扎着起来。

一晌贪欢,我不舍得睁开眼晴,站起身,拍了拍身上点点滴滴细小的水珠。这些细小珠子或是

落进了地里,或是化开了在衣服上绽开了花朵儿。脑子是迷蒙的,嘴里有些口渴,我摸索着头上的叶子和树枝,摘下一颗脆桃,用衣袖擦去水珠和灰尘,咬一口,先是微微的弹牙,再是脆爽,最后是柔嫩,汁水在嘴里晕开。一股沁人心脾的芬芳炸开了我的困顿,睡醒后的迷蒙一扫而去。

从土里挖出新鲜的地瓜和芋头,搬来放在墙头的几块砖头搭建了一个小小的土灶,放进地瓜、芋头还有稻秆,点火。缕缕的白烟从砖缝里面钻出来,是轻盈的飘逸的,缓缓地向上飘去,大概是风吹过,带着稻秆的清香飘啊飘,白烟啊,那灶火的幽魂就这样去向了遥远的地方。蹲坐在砖块垒成的土灶旁边,我静静等待着火焰的熄灭,在泛着火星的灰烬里拿树枝拨出一个地瓜和一个芋头,缓缓撕开焦黑的外皮,是软糯香甜的金黄色地瓜瓤,是粉嫩而香气浓郁的白色芋泥。

品味着午后的甜点,走向瓜藤摘下一个老南瓜,它的瓜瓤煮粥最是美味,再摘下几串豌豆和一个葫芦准备拿去炖一碗乡野清汤。小火文煮,慢慢释放独属于南瓜粥的滋味;切好块的葫芦配上豌豆撒上少许的盐,就这样炖着,微咸中带着清甜。一金一淡绿,带着两碗甜食坐在园子旁的台阶上,望着天空,是天在点滴落水后的日暮。久违的落日正是鸡蛋黄的色彩,又带着一道道的霞光照亮着天空的一角,是橘红色里透着粉的火烧云,浩浩荡荡在天空排成几排,好不壮阔。赏着秋日的落日,喝着温热的南瓜粥,细品清甜中丝丝咸味的清汤,等待一切缓缓归于寂静。

最后的分秒中,我放下手里的碗筷,肃立在园子的一角,迎接阳光最后的挣扎落幕,天色彻底黑去,日落而息。

明天也许会更好,我带着期许离开了园子。

热梗新词



“理性消费”的对立面,指的是如狼似虎地购买非刚需物品的消费行为。主导“野性消费”的往往是情绪,消费者本身的需求或许并没有那么强烈,但在某种情怀或潮流的密集攻势下,情绪逐渐演变为一场消费狂欢。